

西門好壞

我在西門町不當怪妹很久了，什麼是怪妹，走在路上很多雙眼睛會往上黏的對象，路邊刺眼要命的不良少女，怪妹。

回憶起來，還染著不均勻透徹金髮，補燙個爆炸頭，髮質其爛無比，一雙亮粉紅的帆布鞋，顛踩外八走在西門町人行步道，訂做合身制服穿得太妹又隨便，其實制服從來不合身，總讓我透不過氣，太妹非形容詞，是我的代名詞，要有許多流氓男朋友，不上床的那種，還硬要刁根很限制級的菸，看起來與十七歲臉龐多麼不搭配。如今怪妹年紀不再，黑頭髮參灰白髮絲滲出來，剪得短，離開穿制服的年紀，沒有內褲外露的迷人之處，家裡找幾件不起眼舊又汗漬斑斑長袖，在沒有牛仔的台北穿上牛仔褲，出門搭上 202 公車，沒多久就到了好朋友們的聚會廣場。《女人年齡與階級分等制度》手則裡：「臉蛋來看，分為醜女和美女；其中漂亮女生，十四歲以下的為蘿莉，十四到二十歲為正妹、二十歲以上為老妹，二十五歲上下為輕熟女，二十八歲以上熟女；以體重來計量，五十公斤以下為正妹，五十公斤以上為恐龍妹；按破身了沒，則分處女和妓女，那麼簡單的道理。」目前的我應該分類在恐龍妹＋妓女的階級，照這個階級地位，是一個非常低賤的地位，沒有臉蛋沒有嫩屁沒有錢，更不會有朋友來，不過還好，我還是有些朋友，可能吧。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只分為好和壞，很多人不同意。故事也只分為好和壞，不可能有剛剛好的故事，也不會有剛剛好的人，就像我爸爸、林、雙口、Johnson&johnson、旺旺，他們永遠只有很好和很壞的時候，從來沒有剛剛好的日子。所以我現在要和你講一個很好和很壞的故事。

故事很簡單，講得不過是西門慶與西門町之間的關係。今天出門前上廁所時想到的，突然想和你講，你一定會笑死。這一套三本梅節先生校編的《金瓶梅》長期放在我家廁所已經有十年之久，頁邊全因為廁所的潮濕都發了黑霉，這陣子我便秘嚴重，可能是因為失眠的關係，待在廁所的時間也比平時長很多，躲在廁所，有正當的理由不去照顧奶奶，百無聊賴拿起這本書來看，這本書應該是爸買的，因為爺爺早年整天在看《三國演義》和《史記》，有了電視以後，他每天看電視劇，永遠都是古裝，他近盲的一雙眼幾乎黏在輻射波的電視螢幕上頭。你問前面兩本書我看過沒？壓根連翻都不想翻。你說很好看？呸！講的是男人，豈不是和我的現實生活沒兩樣。說回來這段日子的廁所時光，竟然沒兩下就將三本一套看完了，過程中有幾頁竟有濕皺過後粘黏住的頁面，湊上鼻去聞，一股漂白水的味兒，幹，一定是老爸啦，噁心。撕開頁面也糊了一片。

202公車，我都叫它「愛你愛」，究竟是「愛，你愛。」或是「愛你，愛。」還是「唉，你愛。」也可能是「愛你，唉。」我常常分不清楚，含含糊糊底唸，都是很愛你的意思吧！車子開往充滿愛愛的西門町。車窗後視鏡

上照著司機先生的臉，他又睡著了，眼睛闔著，嘴巴開開，空調很冷，他習慣在紅燈時片刻休息，綠燈時，他黃濁濁眼睛又睜開，拉起排檔，腳踩油門，手從離不開方向盤，他的捲髮好像一直沒有整理過，他很好心提醒我要刷兩段票的悠遊卡。跳下車，遠遠就看到對街雙口和我揮手。

我一開始就想到雙口，雙口每次喝醉了就和我哭說：「我要娶八個老婆啦！」和西門慶一個樣子，不過雙口沒錢，打賭他娶不了八個老婆，而且犯法。他說他要一個老婆開車，一個老婆做菜，一個老婆陪他逛街，一個……。我說那不娶一個八合一的綜合型的就好了嗎？他說不夠。真不夠，他要有專業功能的老婆，雙口現在有八個女朋友，他女朋友住在他這缸裡各個如魚得水，每次好奇問他是怎麼一回事。雙口說起這件事情時，像長了兩張嘴爽快的劈哩啪啦掃射不能停，從一說到八。

剛剛走到六號出口等其他的人時，他啓口又和我講一次。在峨嵋街冰店打工三年，他今天放假。八個女朋友都是冰店的客人釣上的檳榔西施，星期一到星期天，每次去冰店都可以見到其中一位，但其中有一天會見到兩位，兩位女友都兩手撐著頭含情脈脈，癡癡望著工作的他，桌上只點碗紅豆牛奶冰，兩支湯匙，全都融化成粉紅糖水，我問雙口她們怎麼不打架，雙口說一開始她們每一個人知道對方都大哭、鬧自殺，安撫一下，久了就習慣了，我說：「你根本是個騙子。」他又搔搔頭，說：「沒啦，我真愛她們。」一號到八號，總分不出誰是一誰是八，都長得很像，眼線濃，口紅蜜，長髮飄，短裙窄，絲襪從來包的緊實，奶也推擠高高的溝。我說你不嫌忙嗎？雙口說他感情有依賴，習慣了，照一般人的說法：「像女人說的話。」

他雙頰凹陷，雙眼呈兩黑窟窿，肯定是「供不應求」的結果。雙口媽媽和奶奶一起開了家早餐店，後來那一塊地都更拆了，他媽媽租了附近另一家店改開卡拉OK小吃店。他說可能像他爸，他爸媽很早就離婚，後來他爸再婚了好幾個女人，他說他恨他爸，但不知道為什麼又那麼像他。「不過我不會和那蠢驢一樣到處結婚離婚啦！」雙口清醒的時候這麼告訴我。喝醉了又哭鬧：「我要娶八個老婆啦！」拿他沒轍。有時候他又低著頭說：「我只是想證明自己。」

現在幾乎算是戒菸的狀態，重點是沒錢抽菸，不過雙口擋我一根菸抽，又復菸了，濃煙漫佈的西門町啊！西門町捷運站六號出口，湧出的人群中，一高大的身影蜷短棕髮游出，雙口揮手，有氣無力的慘叫了一聲：「嬌生嬌生！」滿口檳榔汁噴濺得我一臉都是，好險我今天穿赭紅色外套，沾到沒事。雙口掏了掏口袋要拿紙給我擦，結果兩包鼓鼓的兜裡掉出了好幾包檳榔，他無奈的聳肩笑一下，撿起地上一包包檳榔：「沒辦法，她們硬塞，不收也不行。妳要不要來兩粒？」我搖搖頭說不要，雙口又接著半抱怨似的：「每天她們都包的好累，包不完的檳榔她們的手都包出繭了，但包了堆成山也賣不光，老闆送別處去。每次打砲時摸我懶叫，好粗哦。我一隻隻含著她們的手指，直到濕濕腫腫。都叫她們不要去做指甲彩繪，沒一個聽，吃了我滿嘴指甲油，

原本很不爽，但指甲油的味道嘗起來挺香，吃完幹都很興奮。不過還是只有小八最乖，從來不搽。」

Johnson&johnson 走到我們身邊，舉手說聲：「Hi！」「嗨個屎，兄弟，有沒有貨？」雙口接著說。「high！」Johnson&johnson 右手伸入口袋現寶給雙口過乾癮，立馬又收到口袋裡，Johnson&johnson 兩頭來回瞧瞧說：「天黑了再拿出來。」Johnson&johnson 的爸爸是在美國的荷蘭人，我們通常都叫他：「唬爛人。」他的確挺唬人，口袋裡總是有很多種不知名的藥，他說他家裡開藥局，自從我開始便秘，他幾次也拿了浣腸劑給我通便，158 公分的視角看這個 185 公分的高個子，他的眼神迷離恍惚，現在又抓了一把白色藥丸塞進嘴裡猛嚼，這是他的常態，我們從來不知道是什麼藥，有一次他抓了一把安眠藥嚼，我們其他四個人根本沒看過安眠藥長什麼樣子，以為他和往常一樣，只是迷幻一下，哪知道瞬間「咚」的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趕緊打電話送他到醫院，之前還要把它口袋裡其他所有不知名的藥丸全扔在附近的公共垃圾桶，等他在病床上起來，他第一個問的是：「我的藥呢？」說全扔了，他斥責我們一頓，那是他可以活好幾個月的生活費。我們問他為什麼要吃安眠藥的時候，他沉默了很久，才開口對我說：「貝貝，你不是說你失眠睡不著？我剛好也是，所以想和你示範一下我們家安眠藥的效用，哈！」

一聽就知道他在唬爛，每次喝醉他都第一個睡著，背他時他都在我耳邊打呼嚕。現在每次他吃一把藥時，我們都得問問他：「你在吃什麼藥？」

Johnson&johnson 滿口白粉末撲撲飛飛：「白癡，WAKAMOTO 表飛鳴啦！妳不是便秘，吃一點有效。」

「喔，好啊！」我也吃了兩粒，甜甜的粉一下就融化了，好吃好吃，接著說：「最近電視上不是在報賣假藥嗎？就是有家美商公司把精神分裂症的藥充當老人癡呆症的藥換標籤嗎？」

「真假？你說是那個 X X 牌嗎？我剛好也在吃欸，為了提早預防老人癡呆症，我從二十歲就開始吃那家廠的藥了，現在還可以順便防止精神分裂喔？酷喔。」

「我奶奶就有老人癡呆症和精神分裂啊！」「哈哈，那不是雙管齊下、一舉兩得？」

「笨啊！醫生已經有開精神分裂症的藥，吃 double 分量會吃死人啦。」

「死了也好，妳不用照顧妳奶奶，來照顧我們就好了，你們女人天生就是要照顧別人。」

「你去死啦，爛人。」話才說完就有人抓著我的肩膀，我回頭看，一邊是旺旺，一邊是林，他們倆都獻媚地說：「貝貝，我的小貝貝，怎麼啦？別生氣，哥親親。」

他們沒醉時都叫我貝貝，baby 的意思，也可以叫 BB，翻譯：「屎屎」。他們醉時，都叫我屎屎，其實我很煩，我有一個真正的名字，但他們總覺得太嚴肅而不可侵犯，只叫我貝貝，這裡的人都只有一個暱稱。在還是太妹全盛

時期，有別的名字：「大哥的女人。」但是身邊沒有任何大哥，那似乎是一位隱形的大哥，很怪的一件事。他們叫女人是馬子，機車是老婆。雙口和我解釋：「馬子是留家裡騎的，老婆是帶到外頭騎的，有面子。」但他們都沒有車，幾個人都搭捷運，他們連買汽油的錢都沒有，整天還談老婆。

首先在西門誠品門口的階梯抽菸，聊天打屁，等天黑，抽得滿地菸屁股，轉移陣地到附近的酒吧喝酒聊天 Johnson&johnson 會開始發藥，其實我都抽他們的菸，K 菸也不喜歡抽，酒一口也不喝，常常他們都要我出錢幫他們買單，他們沒錢。接下來是重點，也是我在西門町主要的工作——扛屍體。我現在是個運屍人。我要負責的事情就是等半夜三點他們一個個喝個爛醉後，他們一個個大男人在清空的西門町街道又背又托到附近的旅館，為他們幾個人開一個雙人床的房間，讓他們在裡面睡覺，我一天的功勞就完成，回家。

你問我為什麼要這樣作賤自己？甚至沒有小費拿。你問我們怎麼整天都在鬼混？整部小說渾沌不堪。你不知道現在台灣青年失業率百分之二十嗎？我們就是那二十其中之一。我幾乎沒有朋友，我甚至身邊一個女生朋友都沒有，她們覺得我很亂，在學校裡時，她們總傳說我睡過很多男人。她們組織起來要捍衛自己的處女膜，向教官打報告，這種破麻要逐出入境，那位大奶的教官找了我三年的麻煩，莫名其妙，我又不和她們做，她們為什麼要這麼說呢？難道這就是她們強大的生存意識？男同學之間傳說我跟他們每一個人都做過，更莫名其妙，對於屌以及屌，我並沒有什麼想法，他們喜歡下課時攔住我，在樓梯轉角，從褲袋裡掏出他們的臭雞巴給我看，小雞雞的長相醜陋且難以記憶，我並沒有什麼看法，好比有人帶你到養雞場看很多閹雞一樣，分不出哪一隻沒有被閹，我甚至分不出來有割包皮沒割包皮，這代表我在階級上，還不夠專業，同志仍須努力。事實上。我的生活根本和養雞場無關，我生活台北城邊上一間破爛的公寓裡。他們與她們總在下課時聊及我，叫我妓女。我真是一個朋友都沒有。我真的作賤自己了嗎？你也讀過《金瓶梅》吧？你知道宋惠蓮，西門家裡的僕人都討厭她，西門慶給她好處，說要給她買房、睡她，她老公打他，後來潘金蓮忌妒她，全家人聯合起來弄她，一個朋友也沒有，她拿著自己的裹腳布上吊自殺。宋惠蓮是我裡面最喜歡的人物，一個好人兒，竟那麼早死。

你說我這個故事說到目前為止，幾個男人都很相似。我應該重寫，這些相似的男人像我在寫同一個男人，你說我甚至接下來寫你也和他們沒有太突出的區別。你說對了。但你的確不一樣，我寫得不夠好，讓我再改一改，我不會告訴你改在哪裡。

我們沒認識多久，為什麼要和你說那麼多？我喜歡你，很簡單，我喜歡你，直覺就是表現，這句話太抽象了，改一改。自從上一次在獅子林前面的垃圾桶看到你在抽菸，上前和你借了第一根菸，你從背包裡拿出一包黑色菸盒，你說是涼菸，我看是包媽寶，你沒給我打火機，又開口和你借火，一隻紫色防風打火機，你問我是不是在搭訕你，害我趕快閃人。第二次遇見你又

是在獅子林對面的垃圾桶，你還是在抽菸，我上前和你聊天，你就笑了，你說你在戒菸，打算把菸都丟到垃圾桶，你叫我也別抽了。你告訴我所有人都叫你阿共，因為你媽是個大陸人，他們都認為只要是大陸人都是共產黨，所以叫你阿共，你表示自己無比低賤以及貧乏，就算你會唱國際歌。那天下午你請我到附近的明星咖啡館喝了杯俄羅斯奶茶，你問起我的名字，我竟不知道該告訴你哪一個好。你說：「那我幫你取一個名字。」我說好。我和你走了一段路，你帶我到華麗大飯店開房間的時候，你突然問我：「多少錢？」我感到尷尬：「沒有錢。」後來才意會，說沒有「援」。你沉默了一下子，我有點想閃人。你說去散散步吧？兩人走很久，只是一直沒說話。後來你留了我的電話，打給我約我出去，還帶我認識你的朋友，他們穿得潔淨。你介紹時叫我 CheChe，我問你為什麼，你說因為她在英文裡是 She，而去掉 S 換成 C，是 Che，你說我是 Che，不是 She，不是她們。我喜歡這個名字，Che Che，切切。我和你說我的爺爺奶奶也是半個大陸人，不過其他人都叫他們外省人，但我不喜歡任何人叫我外省人或大陸人，阿共。

林，喝醉時不叫我貝貝也不叫戾戾，他叫我外省豬。他說都是外省豬害的，起先他們家是台南平埔，以前漢族來了，改名姓林，學著講台語，後來日本人來了，教他們學日語，外省人來了，又說要學北京話。林說他討厭自己叫林，他說都是一堆豬給他們家取的名字，讓他們家窮，阿公修了一輩子的公車，阿爸整天賭博，借小額貸款，欠了一百多萬。他喝醉了就哭，哭自己苦，我送他到了旅館，回到家他還打電話來又哭又罵，說我這隻外省豬。有一次我們在美觀園吃親子丼，牆上的電視播著一齣本土劇，還是應該叫臺灣劇？我近乎白癡程度陌生的語言，盯著電視螢幕告訴林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林：「太扯了。你住在臺灣你卻不會臺灣話？果然是隻外省豬。」我哼哼了幾聲繼續吃，林放下筷子抬起頭來臉慘慘地說：「你知道我阿嬤啊，受日治影響，只會一點日語，她根本不會講國語，生活裡只講台語。電視裡以國語播報的節目，她都看不懂，妳覺得這種鄉土劇很爛，我一樣也覺得很爛，住在家裡時，每天晚上吃完飯，阿嬤都只轉到電視這一台來看，因為也只有這一台播她聽得懂的話。她生活裡唯一一點點娛樂，哈……。」那天一點也吃不下，林教了我幾句台語，不過我都忘光了，在家裡，跟奶奶講台語，她聽不懂的。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林討厭我，還要跟我講話，喝起酒來還要跟我勾肩搭背，開心時還給我菸抽，那天林喝醉了，滿嘴酒味的對我說：「臭戾，你知道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是什麼嗎？猜你這阿六仔不會知道。日本武士道精神將人的精、氣、神，全凝聚在一把武士刀上，這就是武士道精神，懂嗎？笨蛋。就像男人的根一樣，精氣神之所在。」怕林會打我，所以附和了他。但他才是笨蛋，他不知道武士刀是從唐代兵器的唐刀原型演化來的嗎？唐刀比武士刀更具有殺傷力。我要爭辯什麼呢？武士刀就武士刀吧！日本精神就日本精神。我只是都不感興趣。

「我把所有絕望的眼淚都射在妳身體裡面。」那時候你緊緊摟住我的肩，你的身體發燙，你說我的身體看起來肉，摸起來卻冰涼凝脂。你貼騎我腹部手指順沿大腿游走，彼手指也在發燙，勾得神經未燒。爲什麼要多加描寫這一段性愛畫面呢？因此你比較不同了嗎？的確是，真爛。你總是說，性是多麼低級下三濫的事物。但是後來你每天早上還是會立起，你說那不是性。黑暗中你的眼睛望穿我。想了很久你說的話，想到今天。你陷落於黑井底中哭泣，還是我看到自己陷落於黑井底中裡哭泣？沒有多餘感人的畫面，頂多你不是養雞場的閹雞罷了。所以你是隻公雞？不，你不是的，我甚至不想承認你是公的。爲什麼你看了我的身體不嘲笑，不像其他人掏出他們的屌甩來甩去。我什麼也沒問，你什麼也沒說。330元/hr 休息一次，讓我再想想你。

我們已經坐定西門誠品的門口，珽珽又抱怨起他唯一一個女朋友：「那臭婊子剛剛打電話又沒接，不知道又去哪裡野了。」

林說：「她野？你不會野回去喔？這裡有貝貝啊！」

林抓著我的頭去撞珽珽的臉，雙口以前說了個笑話：「珽珽，珽珽，猜謎囉！」

Johnson&johnson 說：「王八！」雙口說：「不是，是王八蛋。」珽珽氣得踢他們倆的懶趴：「踢你們倆還不夠踢。」林補了一句：「畢竟你還有四個。」「連你也算進去。」珽珽又踹了林一腳。

那天晚上珽珽喝得很醉，我每次都最後背他。他體重最輕，有時候狀況好，會自己走去旅館睡覺。酒吧關了，路邊坐著抽菸等我，說：「我的名字不是雙王珽，其實是雙子的仔，阿公取這個名字的時候，希望可以多子多孫，哪知，生下我，少一顆卵蛋。」珽珽憂鬱的說：「他們發現時還想把我丟掉，那是我媽後來告訴我的。」「我一直很自卑，當兵的時候，所有人都叫我：『沒LP』。好不容易才交到現在這個女朋友，貝貝。」「有個論壇叫『先有蛋論壇』，裡面大多數是像我一樣的同志，有很多做了手術，裝了另一顆人工睪丸。可是我不願意。」「有時候她和我吵架，就會拿我的一個卵蛋來譏諷我，真的很傷心，忍不住打她。她平時在餐廳當服務生也都看人臉色，我蠻差勁的，最近又要她到酒店工作，她好像認識了一個小開……賤東西。」那天晚上，聽珽珽講很久，圍繞在一個蛋的故事，雞和蛋的辯證當中。雞是雞，蛋是蛋，雞和蛋是一體，如果只是先有雞再有蛋或是先有蛋再有雞，都是不成立的邏輯，雞和蛋永遠都是在一起的。辯證到最後，珽珽幾乎要瘋狂了，他瘋狂的在西門町清晨的街道上學雞鳴，但是台北還哪來的雞呢？又接著珽珽脫下自己的褲子在路邊擱了一坨屎，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一隻母雞還是一隻公雞，但他確確實實是一個蛋。

後來雙口、林、Johnson&johnson 都以爲我和珽珽有過一砲，每次見面一定要把我倆扯在一起。「你們到底幾次？」、「貝貝屌緊不緊？」、「貝貝浪不

浪？」旺旺臉色很難看，我噁心他們這樣說我，但我好像從來沒有脾氣告訴他們一樣，或者就算我有脾氣，對他們來說也只是個屁。就像潘金蓮、吳月娘就算她們多有脾氣還不如像孟玉樓沒有脾氣，下半輩子不那麼慘。

抽著菸想你，時光竟也匆匆過去，他們拍拍屁股說要上吧啦！

我們坐在酒吧的圓桌，還是喝最廉價的啤酒，雙口從褲子裡變出一瓶金門高粱，說：「今天可要好好慶祝一下！」我們摸著腦袋不著頭緒的問：「慶祝什麼？」「我、要、結、婚、啦！」

「結婚？一次取八個？」

雙口點點頭：「她們都懷孕了，我要負責。」

「負你的龜頭，你一次要生八個？你是豬還是老鼠？」林嘲諷著。

Johnson&johnson 撈一撈口袋：「我這裡還有些 RU486，你回去餵嫂子們吧？如果到時候要在子宮上打洞可不好。」

「重點你怎麼結？」我問。

「先同居也可啊。我已經找好了一間三十多坪的房間。重點是……。」接著雙口從口袋裡拿出八枚閃亮亮的鑽石戒指，左手右手手指都帶齊了，剩下左手的無名指和小妞妞。旺旺問：「你要買給她們的？你哪來那麼多錢！你每次喝酒都不付錢，你有錢買戒指？我一個都買不起了。」「幹，誰說是我買的啦，是她們買給我的啦！」「太臭不要臉了吧！」「你才二十四歲，打工仔，你結婚？」Johnson&johnson 氣得指著他鼻頭罵，我們都很生氣，雙口被我們的怒氣搞得有點不好意思，不高興起來。「好啦！好啦！不管怎樣，兄弟我先乾為敬。」雙口咕咚咕咚倒滿了玻璃杯，透明液體一飲而盡，臉馬騷紅，匡噹癱坐起不來，其他幾個人不管雙口，點了幾支金牌來喝，誰知道雙口會不會又酒後吐真言，不過結婚到底還是他潛意識裡真正的心願嗎？那晚我也喝了幾瓶，有一次我也和他們一樣都喝醉了，不記得是不是我們幾個人第一次喝酒，酒精總讓人記憶斷斷續續，醒來時是在旅館裡，我穿著褲子但下體很痛，身旁睡了這些男人，我可能被姦了，不過又能怎樣呢？呵呵，至少我記不得，慶幸自己喝醉了，所以都不記得了。後來大家交換了電話，也就像現在這樣約出來喝酒。

迷迷糊糊中，想起那失智的奶奶在小時候曾講過的一則故事。從前有一對兄弟，雞雞和蛋蛋，有一天，他們的媽媽叫他們去雜貨店買醬油，他們到了雜貨店，老闆問：「雞雞蛋蛋，你們要買些什麼啊？」「我們要買醬油。」兩兄弟同時回答。買好了醬油，在回家途中，一個不小心，醬油瓶摔破了，醬油都流到土壤裡，雞雞和蛋蛋好緊張，後來他們想了一個方法，他們回到雜貨店，告訴老闆醬油沒了，於是雞雞蛋蛋換了自己的雞雞蛋蛋給老闆，老闆給了他們新的醬油，回到家裡，媽媽煮了一頓好吃的晚餐，晚上幫雞雞蛋蛋洗澡時，竟然發現雞雞蛋蛋的雞雞蛋蛋都不見了。」每次奶奶講完都會哈哈大笑。

你知道西門慶最後是精盡人亡的慘狀吧？那是整部《金瓶梅》當中的高

潮，潘金蓮餵他吃了過量的壯陽藥，一炮接一炮爆血而死，很慘，他到病死的前幾天，那話兒還硬挺挺，直長膿瘡、流膿血，潘金蓮還硬是管不了那麼多要強烈的滿足自己。

當晚，一夥人因「昏事」喝得不愉快，一哄而散，也沒人管那新婚在即醉倒路邊的雙口。隔天早上接到警察打來的電話，要我到萬華派出所一趟，雙口出事了。

打給了林、Johnson&johnson、珣珣，他們都已經到派出所了。原來昨天晚上，雙口讓人斷指八隻。整夜一個人在一間旅館裡失血過多而死。

「那八隻戒指呢？」

「都被偷走了。」

「上哪找？」

「問豬八戒。」珣珣硬開個玩笑。人死了，不能笑嗎？

四個人做了筆錄以後放走，走在路上背脊涼颼颼。雙口離奇死在旅館的事情才沒有電視媒體報導，因為結婚慘遭不測，多丟男人臉的事情啊！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在電視上看到，兇手都抓到了，是雙口身前七個檳榔西施女友，卻沒有小八。新聞報導說：「七位檳榔西施原是色情人蛇集團底下成員，不料卻同時愛上花心呂姓男子，當天呂姓男子承諾要與七位女子結婚，而索取結婚戒指，七人交給呂男，遭到詐財，因怨恨憤而策謀行兇。」新聞又有後話，說峨嵋街那家冰店號稱專收千人斬店員，其中冰店男店員專門引誘女客人上床，私下比較床上技巧，拍攝色情影片流出。事件之後再也沒有和其他三人聯絡，一切都無聊了起來。

後來珣珣有一次打來，他現在裝了一粒雞蛋大的人工睪丸，陰囊袋還在適應它的重量，有點平衡不協調，他換了一個女朋友，又說，那天晚上他們一起姦了我，還拍了片子，如果我敢把他只有一顆真卵蛋的事情告訴別人，他就會公開影片讓我死得很慘。我想了想告訴他，沒有人會想看一個恐龍妹的影片，很沒說服力。說完我掛了電話。

媽淋懦夫私雞在《野蠻人的性生活》提到在特羅布里恩德島上的年輕小伙子集體得了性病，醫生追蹤下去，卻發現他們集體全都和一個又老又醜染了性病的女人發生了性關係，那些因而感染了性病的小夥子卻難以啓齒，曖昧地被迫承認。有些人喜歡和討厭的女人性交，但他們只是把它做為這些女人頭腦不健全的一個標誌來看。媽淋懦夫私雞說廢話？廢話。

林還是常常在某處喝醉，然後打電話來劈頭就罵我，我已經覺得很厭煩，但我不知道要罵它什麼。我說：「你再打電話來，我就到警察局揭發你強姦我。」這個理由很怪，怪妹的人生仍然有很多怪理由，隱形的老大哥在天之靈吧。其實我是討厭他罵我外省豬。我到底是不是一個妓女啊？

Johnson&johnson 後來找了一份正經工作，在麥當當打工，負責工作是在

所有牛肉和麵包當中注射香精和化學香味，讓所有漢堡吃起來一樣美味。他還是改不了口袋裡裝藥的習慣，他說現在真藥太貴，要賣假藥才划算，這只能算兼職了。我在北車新光三越對面那一間遇到他的，Johnson&johnson 很奇怪，他不戀愛。他說：「後現代人不流行戀愛。我只要藥，我只要藥藥，只要我的藥藥藥藥藥藥，讓我幻想讓我愛。」聽他講話真拗口。藥吃多了舌頭嘴巴都打結了。

在雙口身前臉書上找到了小八，並約出來吃冰。小八那天素顏，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軟聲軟語和我說明白：「拜托，我跟他才不是什麼女朋友，八成其他人也跟他頂多只是炮友關係。他自己硬要稱是女朋友，誰跟他是朋友。」我說那婚戒呢？「每次上完床，他就伸手和我要錢，我也沒很喜歡他，不就是打個炮？我也有需求啊。他身材也不差，屁股很翹，又有狗公腰，一夜可以好幾次，玩好久，硬好久。次數多他就說他要進補和我拿錢。戒指？要和別人求婚，沒錢借錢買戒指。誰知道他和所有人都借錢買結婚戒指，結果全帶在自己手上了？蠢。借錢也沒還過。還有，我不是什麼西施，不過每次去他店裡他都要我化濃妝，煩的要死，說那樣才像安心亞，才有面子。」小八嘗了紅豆冰，小八啐了一口：「媽的屎紅豆冰真難吃，還有，我誰也不喜歡。」下完雨的漢中街散發了一股腐爛垃圾混和尿騷味及陰蒂，說錯，及菸蒂的味道。

爲了找你。找遍了西門町所有的垃圾桶邊，卻都找不到你。翻菸蒂盒裡也沒有你抽的那款菸。其實我不太懂，你說你有時候不想待在台北，你很討厭別人叫你阿共，我問：「那我要叫你什麼？」你說：「你也可以叫我 Che，和你一樣的名字。」「Che 是什麼意思？」「阿根廷人。」「阿根廷人？才想到爺爺六十歲生意失敗時一個人逃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後奶奶變得像現在這樣，頭殼壞掉，壞掉還包括她曾經是個軍人，還有她吃太多太多精神分裂症的藥了，反而更分裂了。

手機響起，是你，我說：「我一直在找你。」「我也一直在等你，就在獅子林外的那隻石獅子旁。」「我一直以爲你只會在垃圾桶旁。」「那是抽菸的時候，現在我戒菸了。你在哪？我請你看電影。」第一次有人要請我看電影，支支烏烏不知怎麼回答。電話不要掛，讓真空中無線電波電子再磨擦，耳邊你的聲音再逗留一陣子。

「來我家吧！202。我想要你。」電話斷了。甚至沒有再見，猜想你會來，知道你會，嘴唇乾澀，伸出舌尖濕潤舔沙漠。你的臉埋進我的肉身，你正在離開獅子林要抵達另一座叢林，你吻開一朵花，蜜水早已滿溢，山蕨如你吐露輓葉搔弄，要觸入溫暖地核。爺爺奶奶坐在沙發前看電視看得昏迷，奶奶發現我回來，叫了我另一個名字，她問爺爺她可不可以去尿，她要尿出來了。Che，等你來了，和你說另一個故事。